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 远东角斗场

雪 墨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远东角斗场

雪 墨 /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8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东角斗场/雪墨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98-5

---

I. ①远…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3185 号

---

---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32

插 页: 2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4.00 元

---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

## 第一章

甲午战败的震惊，《马关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的悲哀，割地赔款的沉痛，令大清光绪皇帝欲哭无泪，欲叹无声。慈禧太后的虚假“归政”，后党亲僚的暗中活动，惧洋佞奸的从中作梗，和派大人的消极抗命，让他欲忍不甘，欲斗不能。边臣疆吏的毁约苦谏，仁人志士的忧国请愿，赶考举人的联名上书，台湾民众的喋血请战，使他痛定思痛，雪耻欲征。睹形势之险恶，思大权之不一，想运筹之维艰，料前景之难测，他忧心如焚，愁肠若切。

才几天的工夫，他的身心已疲惫不堪，仿如大病方初。清秀的面容失去了血色，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眼角的鱼尾纹悄悄地爬出来，几根陡生的白发也赶来欺头，刚刚二十几岁的人，青春的光彩所剩无几，憔悴得让人心酸。

翁同龢等近臣们看到皇上这个样子还强挺着支撑局面，就劝他让太医调养一下，休息几天。可是，面对着这千载未见之变局，从未有过的内忧外患，他哪肯有一刻的喘息。慈禧太后托病静养，摆出了一副早已“归政”的架势，放言“一切请皇帝旨”，把这个战败的责任和乱摊子全推给了他。他明明知道他这个皇帝不过是一个名义，一切大权仍操控在太后的手中，说是“归政”，可他这个皇帝何曾有一天真执政过。眼看着日寇贪得无厌，列强又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将大清帝国肢解鲸吞了，而他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无论是否大权在握，都有力挽狂澜，御强敌以固疆，筹国家以中兴的责任。

光绪帝把自己关在平日读书习字的毓庆宫里，想对甲午之败的因由和重整江山的大策作深入的思考谋划，可是他一时静不下心来，集中不了精力。平壤溃退、大东沟失守、金洲地狭被夺、旅顺口军港陷落，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等景象，总在他的眼前浮动，令他十分烦躁。他觉得心里闷闷的，头脑胀胀的，就叫门外的太监去打盆凉水。太监把凉水打来，倒在景泰兰的洗面盆中，用手摸了摸盆的外侧，觉得凉气透过来，就小心翼翼地

“皇上，太凉了，奴才再去打点热水来，兑一下吧。”

“不用，我就是要它凉一点儿。”

“太凉了，龙面会不舒服的……”

“感觉清爽一点才好。”

太监见光绪帝执意要用凉水降降温，就将一条毛巾浸在水盆里。他刚想将毛巾拿出来拧一下展开递给光绪，光绪摆了摆手，说：

“你退下吧，我自己来。”

太监垂首称“喳”，躬着腰倒退出去，然后将房门轻轻一带。门轴“吱扭”一声，门关上了。光绪见门已关上，就顾不得了帝王的斯文，挽起衣袖，用双手捧起盆中的凉水往自己的脸上泼。这样泼了一阵，他感到脸上有了丝丝的凉气，又把盆中的毛巾捞起来，拧了一下，去抹脖颈。当脖子也有了同样的感觉时，他觉得心里的烦躁也少了许多，于是，他将毛巾扔回水盆，又将双手浸在凉水盆中片刻，再用双手拍着面颊脖颈。这么一拍仿佛将凉气拍进了周身，爽的感觉让他的心多少静下来些。

光绪一边整理着袖口，一边在宫里慢踱了几步，然后坐在椅子上静思：邓世昌誓死灭敌，驾残舰追撞“吉野”；左宝贵亲临城门指挥拒敌壮烈殉国；牛庄守军在苦战中的无畏肉搏……想起这些将士的英勇悲壮，光绪潸然泪下。他既为他们感到骄傲，又为他们感到不平。

他是主战的，期望与日寇决一死战以保疆卫土，抵御外族欺凌。可是操纵实际兵权的主和派，一直对英、美、俄等国抱有幻想，甚至希望中日发生海战时英国会派出几艘军舰援助中国。虽然他几下圣旨督促战事，可是主和派总是消极应酬。战前未进行充分备战，连一个像样的战役方略都没有；战中又指挥调度失策，首战不利就惊慌失措，节节溃败；战后又惧敌如虎，丧权辱国，对敌人的鲸吞宰割，步步退让。想到这些，光绪愤怒异常，恨不得把这些误国之徒统统严惩了。

可是他冷静下来又一想，他惩治不了他们，因他们中的头面人物是慈禧太后的近臣。没有老佛爷的懿旨，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慈禧太后当初似乎也同意对日本宣战，可是她对战事的关心，还不如对她的60大寿庆典在意呢。在军费捉襟见肘之际，她不惜挪巨资办寿。在战事不利，步步吃紧之时，她沉浸在寿庆的得意和欢乐之中，在颐和园大摆宴席，连日由文武大臣、封疆大吏、宫廷显贵陪着看戏。她听到的是“老佛爷吉祥”“万寿无疆”的祝福与欢呼，哪里还听得见北洋水师舰船的中雷爆炸和旅顺陷落被屠杀的市民的呼号呢？旅大失守，黄海渤海失控，日军直逼京畿要地，大清帝国在她寿典的“歌舞升平”中，战得一败涂地。她托病不出了，把战败的责任和割地赔款的罪名推给皇帝担着了。光绪对此敢怒不敢言，只有仰天长叹的分了。

连日来，一些有血气的朝臣疆吏不断上奏，主张毁约、迁都、再战；更有台

湾巡抚拒不奉割台之诏，请旨率台湾军民誓死守岛。还有一折上书曾让光绪帝激动不已。北洋水师虽只剩下几艘战舰，上书者建议：可由这几艘战舰带领商船载满陆军，乘日本舰队在黄海北部寻中国舰队决战时，悄悄驶向日本本土，在广岛等地突然登陆，攻击日本腹地。日陆海军必然回救，我军则乘势反击追杀，可望扭转战局。

这个建议虽然冒险，却不失为一个奇招。直至今日，光绪回想起来还抑制不住感动。

毁约、迁都、再战，事关重大。光绪虽然有意，但做不了主，需要看看慈禧太后的态度。他正准备去见慈禧，不料那面传出话来，说：“战与不战，请皇帝旨。迁都之事我做主，不迁。”

这“不迁”，不仅是给光绪再战的意图泼了一盆冷水，简直就是不准。光绪帝深知，“迁都”是重整军备，倾全国之力与日寇长期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所在的首都安全，才便于调动全国的力量。长期作战需要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迁都西安，即使北京暂时被敌人占领了，凭着大清的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早晚也会夺回来，进而将敌人驱出国土，重振大清雄风。

懿旨这一“不迁”，等于对“毁约”、“再战”明白无误地否定。这就意味着全盘接受了割地、赔款，开口岸通商的屈辱条件。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光绪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悲伤得不能自拔。他觉得无限耻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于黎民百姓，这个皇帝当得有罪。

日寇割去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大清不仅失去了几块最好的国土，也基本上失去了渤海、黄海、东海的制海权，万里海疆再无安宁之日。辽东半岛被割，祖宗肇发之地，将逐步被蚕食。日寇在此驻扎重兵，时时威胁着京畿，那大清帝国的命运，就等于操控在敌人的手中。光绪想到这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正当光绪因割地赔款痛彻肝脾的时候，太监进来说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宫外请求晋见。翁同龢不仅是光绪信任的大臣，又是光绪的老师，师生关系伴随着君臣关系很是密切。特别是在刚刚落幕的甲午战争中，翁同龢坚定地站在光绪这一边，成为主战派的重要成员。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他又是毁约、迁都、再战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主和的李鸿章、孙毓汶等针锋相对。

光绪听到太监的禀报，觉得翁同龢必有要事，不然他不会直接到毓庆宫来，于是他整理一下衣服，说了声“传”！

翁同龢急急忙忙进得门来，边跑边甩开马蹄袖准备叩头，光绪起身连声说：

“免了，免了，平身，平身。”

翁同龢虽然曾是光绪的老师，但君臣之礼是从来不敢含糊的，头还是叩了。翁同龢叩过头站起来，肃立在光绪的面前。光绪赐座，又唤太监上了茶，这在清廷是很少见的恩赐。翁同龢一再谢恩后，见光绪坐定，便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光绪见翁同龢面带喜色，一扫近日焦虑愁苦的情绪，就问：

“今天有这样的心情，莫非是军机处那几位顽固的大员态度有变？”

“回皇上，他们依然如故。不过，暂时可以不顾忌他们是何种态度了。”

“那又是为何？”

“俄国出面，拉着法、德，以三国的名义，干预《马关条约》的实施，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并且把军舰开赴日本周边海域，显示力量，以表‘调停’之决心。”

光绪听此，半信半疑，急着问：

“那台湾和澎湖列岛呢？”

“不包括台湾、澎湖列岛。”

光绪听说不包括台湾、澎湖列岛，沉默下来。翁同龢见光绪默不作声了，就安慰他说：

“辽东半岛是大清的肇发之地的一部分，又据渤海、黄海之要冲，能先收回来，也是好事。台湾、澎湖列岛容日后作计议。日本刚刚得胜，火焰正在高涨，让它将吞进去的全部吐出来，必定不肯。”

光绪看看翁同龢，另有所思地说：

“从各方面的情势看，此番日本虽然战胜，但国力耗尽，军力枯竭。我大清虽然战败，但举全国之人力、物力，重整军备尚可一战。两万万两白银如不作为赔款，而用于重整军备，够装备百万雄师，购几支北洋舰队，与日本打十年八年的了。届时还患失土不能收回吗？！还用得着列强这样‘调停’吗？从表面上看，俄、法、德国好像对我大清很同情，出来干涉，然而，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图谋呢？”

“皇上圣明，洞若观火。这些列强们从来无利不起早。只因《马关条约》的签订，妨碍了他们各自的利益，才貌似公正，出来‘调停’。日本深知自己疲惫不堪，无力与俄、法、德对抗，也就答应了向我再索三千万两白银，交还辽东半岛。”

光绪听到须再交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金方可收回辽东半岛，有些愤怒了，“忽”地站起来，将手向案上狠地一拍道：

“这真是强盗逻辑，劫了我的东西，还得让我拿赎金方得交还。好像这辽东半岛是他的，我还得花巨资去买，这真是岂有此理！”

翁同龢见光绪气得脸色发青，就劝慰说：

“圣上息怒。我大清毁约、迁都、再战，不是不能收复失土，可是从当前的情势看怕是难以再战。太后的心思皇上已明了，主和的大人们正得意扬扬，觉得热衷‘调停’有功，说不定早将还辽的事报给了太后。太后巴不得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这样的形势下，皇上再战的雄心还能实现吗？臣想莫如先将辽东半岛收回来，再从长计议。”

光绪无奈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翁同龢也赶快站起来，以示陪着。过了一会儿，光绪停在窗前，自言自语：

“原先的两万万两尚无处筹措，又加上三千万两，这不是雪上加霜，敲骨吸髓吗？”

翁同龢见皇上也不得不接受了，就鼓起勇气说：

“国土重于金钱。金钱损失了，还可以想法再筹措。国土丧失了，收回之日就难料了。请皇上深思……”

正当这时，太监进来说孙毓汶等大臣前来晋见。光绪一听孙毓汶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催促自己批准《马关条约》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也就是1895年5月2日，孙毓汶将《马关条约》文本呈光绪称：

“无论如何须在今日批准。”

光绪听他这话的口气，很不悦。心想，你孙毓汶是我的臣子，怎么操起了日本人的腔调，就冷冷地说：

“此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孙毓汶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仗着有这样的后台，对皇上的不悦没当一回事儿，就说：

“前线屡战屡败，如不批约，倭人将犯京师奈何？”

孙毓汶这话有明显威逼恫吓之味，光绪勃然大怒：

“汝欲逼朕批约不成！”

在场的主战大臣们对孙毓汶仰仗慈禧的淫威，顺从倭寇的豪夺，逼迫皇上批约的行为痛恨不已。

翁同龢见光绪面有怒色，缓声地说：

“日本归辽，他们可能是给皇上报喜来了……”

“自己的领土，由自己花钱赎回来，又是深一层耻辱，有何喜可报！不见！”

房外的太监一听皇上吼着不见，就赶忙跑到宫门：

“各位大人，皇上正在小憩，请择时再来吧。”

这做太监的也真得有点历练，把事弄得很圆通。

辽东半岛的赎回，让主和派气焰嚣张。他们认为这是主张请列强出面斡旋、调停的成果。所以，孙毓汶之流一方面对俄、法、德等国感激涕零，恭顺有加；一方面趾高气扬，以功臣自居，好像辽东半岛是他们夺来的日本领土似的。

连日来，他们不断到俄、法、德等使馆登门拜谢。公使、公使夫人，一秘二秘，参赞、武官……人人都有一份厚礼，甚至看门的人也有几两银子。送礼还觉未尽谢意，又是设宴，又是请看戏，不知怎么感恩戴德是好了。在对俄、法、德使节表达谢意的时候，也不能慢待美、英等国的使节，因为他们也曾为主和派向日方传过话，试探过日方的态度，这也算对还辽有帮助，不能不谢。主和派简直是把战后的一些日子当节日过了，那种欢天喜地的热闹劲儿，让人想起了“老佛爷”的60寿典。

他们在对洋人感激不尽的同时，却并没有忘了对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的攻击和打压。鉴于当时的体制和民心，他们不便直指皇帝，于是运用了更狡诈的办法——大肆赞扬主和派的“功绩”。李鸿章等人本来是消极地对待光绪的旨意，调度乖方，贻误战机，指挥失策，导致失败，却要把他们说成是运筹奇妙，策略高超的将帅，用来吹散他们受过处分的阴影，洗刷他们的骂名。

正当主和派沉浸在得势的快慰中时，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传来令人目瞪口呆的奏报：两省出现了数支俄国勘测队。军机处的大臣们慌了手脚，开始他们不敢相信是勘测队，一再令吉黑两省巡抚派员核实，可是越核实越让大员们担忧。核实的结果是：乌苏里铁路工程师司维牙金一行，勘察了三岔口至宁古塔等地；后贝加尔铁路工程师道里诺夫一行，勘察了海拉尔、伯都纳等地；安托路尼阔夫公爵一行，勘察了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还有一支勘察队在辽东湾等地活动。数支勘察队总共有200人左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入境，又从不同的方向出境，活动期数月不等。

俄国人未经中国当局批准，公然派出一批批多人组成的勘察队，到中国土地上勘察，这真是千古未闻之事，这是对中国主权肆无忌惮的侵犯。军机大臣们看到一次次核实的详报，心里忐忑不安。可是由谁去呈给皇上呢？好事大家争着去呈，可是这样的事谁也不愿去了。万一皇上让谁呈谁办，那就

麻烦了。

军机大臣中的主和派孙毓汶等人自然不愿领这个差事。他们曾把俄国人干辽的“仗义”捧上了天,没想到俄国人却这样不“仗义”,让他们有口难言。他们若把这样的奏报呈给皇上,说不定皇上痛骂他们一通之后,又令他们去与俄国人交涉,那就惨了。所以,主和派的军机大臣们都做了缩头乌龟。

军机大臣们中有两位亲王,一是恭亲王奕訢,一是庆亲王奕劻,他们自然是军机大臣中最有权势的。此时,一些人期待着他们去见皇上,所以,不时将目光转向他们两位。可是这两位亲王视而不见,沉着脸坐在太师椅上默不作声。翁同龢觉得事关重大,不待两位亲王发话,抄起核实的奏报就直奔毓庆宫而去。

翁同龢到了毓庆宫,自然不肯少了君臣礼仪,待他叩过头站起来时,见光绪还站在案边狠狠地写着字。他侧目一看,那大字不是耻就是恨,个个带着冷气,力透纸背,一扫往日的平和。

翁同龢是著名的大书法家。当初,慈禧太后挑选他做少年光绪的师傅,除了看中他的道德学问,书法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看到光绪案上堆满了写过字的宣纸,就心里酸酸的。他理解此时光绪的心境,不忍马上把黑吉两省巡抚的奏报呈上。光绪看到他手中拿着呈案,就放下了笔,用毛巾擦了擦手:

“坐吧,不必拘礼。又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了?”

翁同龢本想着等光绪的心境好些时,再呈上黑吉两省巡抚的奏报,这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好尽可能平和地说:

“近几个月来,俄国几支勘察队入我境黑龙江、吉林等地勘察测绘。为防两省奏报有误,已多次令其核实,现将核实之奏报,呈皇上御览。”

光绪听此先是一惊,然后急匆匆地逐页翻阅。翻着翻着他的脸色铁青,气得手有些发抖。当他看过最后一页时,“啪”地一声将奏报摔在桌上,背着手在地上走来走去。站在一旁的翁同龢不知如何是好。

房间的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它的每一声“滴答”都好像敲在光绪的心上,敲得他心烦意乱。这西洋的自鸣钟造得很奇妙,除了有节奏的“滴嗒”外,每隔一个小时,还有一只小鸟从开启的顶部出来“啾啾”地鸣叫,旋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可是今天,这里一点“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的境况也没有。光绪急促的不均匀的脚步,让翁同龢的呼吸也失去了韵律,他似乎感到有气短,就咳嗽了一声。

听到这一声咳嗽,光绪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这也许是他的习惯所致。

少年时，他在跟师傅翁同龢学习时，一溜神或一笔写错，翁同龢就咳嗽一声提醒他。久而久之，师傅的咳嗽声就成了一种信号。当他登基做了皇帝后，翁同龢就不能再用咳嗽提醒他什么了，因为弄不好那就叫扰乱君心。

光绪停住了脚步，侧身看着翁同龢。翁同龢怕光绪又以为他是在提醒，就又没咳嗽硬咳嗽了两声，诚惶诚恐地说：

“老臣嗓子有些不适，打扰了皇上。”

光绪关怀地说：

“完事请太医看看吧。年龄大了，哪里不适早治……”

“谢皇上体恤，没什么大事儿，几天就好了。”

你别说，翁同龢的这一声咳嗽倒将气氛缓解了些。光绪走到案边拿起奏报，又将要紧处看了一遍，说：

“果然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俄国干辽图谋，昭然若揭。我大清成了列强宰割的羔羊。外国勘察队未经我国许可，公然跑到我大清的国土上勘察测绘，这是对我们的主权的严重侵犯，绝对不能听之任之。”

光绪越说越生气。翁同龢怕他过于激动，就故意放缓了语气：

“俄国拉着法、德两国干辽之后，以有功于我大清自诩，总想讨点回报。没料到他们急不可待了……”

“恐怕俄国早有图谋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受挫，在土耳其的战争又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东方。他们乘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强行割去我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之土地。俄国这只北极熊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时候，它早就觊觎我东北地区和朝鲜了。中日甲午战争我方败北，《马关条约》将我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妨碍了俄国在东方的扩张，所以它拉着法、德两国出面干涉。与其说是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莫如说是为它自己将来染指我整个东北做的铺垫。朕想，此番它派多支勘察队非法入我境勘察测绘，就是一个明证。”

翁同龢听到光绪这番话，感到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北极熊的野心了如指掌，对它的种种阴谋手段鞭辟入里。作为他少时的师傅，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慰藉——没有在他的身上白花心血。人们只知道他总是笼罩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帝运不佳，而对于他的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之才了解甚微。翁同龢想到这里，心中暗叹一声——生不逢时啊！

“皇上圣断极是。俄国掠我土地之谋久矣，其所派之勘察队，多为铁路工程师率领，想来是与修铁路有关。”

“修路是手段，夺我国土是真意。这关系到我大清肇发之地的安危，绝不

能有半点退让。立即由军机处传朕旨意，着令辽宁、吉林、黑龙江巡抚，派员将在我土上勘测的俄人驱逐出境，并在边境严查，不准俄国勘察队再入境。若有疏于职守者严惩。同时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俄使要求其对此举之意做出说明，视其态度再做进一步处理。”

翁同龢觉得光绪采取措施妥当，心里很佩服。

“臣立即回军机处，向各位传达皇上的旨意。”

翁同龢要行礼告辞，光绪示意他稍等。

“此事非同小可，让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亲自召见俄使，以示我国对此事之重视。”

光绪选择恭亲王奕訢亲自召见俄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奕訢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聪慧机敏，才华横溢，满腹韬略，主持过三朝外交，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创始人，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人称鬼子六（因他在道光的皇子中排行老六），各国驻大清使节对他都高看一眼。

恭亲王奕訢听说皇上让他出面召见俄国公使，心里好犯嘀咕。多少年来，他主持朝廷的外交，深知这些洋大人们与大清打交道，不是依据国际公理，而是仰仗强权。俄国是后起的强国，在国际交往中咄咄逼人，一会儿冲锋陷阵，一会儿冒充和事老，从不吃亏。他对要召见的俄国公使喀西尼了如指掌：这人是绅士和无赖的混合体，很难对付。奕訢尤为担心的是，他是不久前催促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的军机大臣之一，皇帝为此深感不悦。如果这次差事办得不好，皇帝对他会更加不快。

奕訢是道光之后与皇帝失之交臂的人，现在又是慈禧太后时时防范又不得不倚重的人。朝廷的事错综复杂，忽而风和日丽，忽而雷雨交加，让人终日提心吊胆。今天你还是权倾朝野的重臣，明天就可能是逆党贼子。再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打交道，他这个主持外交的人虽然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了，到头来还是个屈辱的角色。此次因俄人非法入境勘察而召见俄使，决非一件轻松的事情。

皇命难违，不管他怎么为难，都得遵命而行。

奕訢是个老道之人。他看出来，《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的气焰见长，而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底气不足，好像比人家低了一头啦。这样可不行，他要让他的陪同人员、译员打起精神来，呈现出大清帝国官员的风度和气魄，于是，他挑选几个干练之士，对他们作了一次训话，要求他们不失体统；同时，又启发他们不要忘了历史上的光荣豪迈，两次雅克萨战争大清国都打败

了俄罗斯，俄罗斯没啥了不起的。

俄国驻清公使喀西尼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召见文书微微一笑。他心知肚明为何要召见他。俄国外交部早就告知他向中国东北地区派了铁路勘察队，令他观察中国政府的反应，并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借地修路之事。此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肯定是为勘察队的事，于是，他就作了必要的准备。

喀西尼与大清的外交部门打交道总想显示俄国的强势，以加重自己的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从行头到马车都作了相应的准备。

喀西尼与他的随员分乘两辆华丽的马车，从东交民巷使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来。一路上4匹精选的高头大马，昂首阔步地放着小跑，脖子上的钟铃“叮叮当当”地响着，引起路上行人的注目。喀西尼坐在第一辆马车的正位上，挺着上身，目空一切地面对前方。他身材虽然算不上高大，但行人透过车窗玻璃正好望见他的头。他这样直挺挺地坐着正是想让人们看到他的尊容。其实，这时俄国使馆已有了汽车，他本可以乘汽车来，又舒服又快捷。但是他认为，汽车没有马车气派，更能张显他强国公使的庄严。

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门外，待随行人员打开车门，放下踏板，他才像模像样地走下车来。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每次来，他都要在大门前停留片刻，莫名其妙地看看石头基座上，四根柱子支撑的中间高、两侧低的门檐和主檐下挂着的“中外禔福”横额。他弄不清这四个汉字的含意。他曾经问过使馆的翻译，翻译说就是外交部的意思。

来迎接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已出现在大门口，喀西尼一行随欢迎的官员进了正堂。恭亲王也正在此时从另一扇门步入正堂。双方见过礼之后，分宾主坐下，简单寒暄几句就进入正题了。

还未待恭亲王开口，喀西尼就想先声夺人。

“本使承蒙亲王殿下亲自召见，不胜荣幸之至。俄中两大友邦间既无战争，又无纠纷，一向友好相处，不知有何突发之大事，劳尊贵的亲王殿下亲自召见？”

恭亲王扫了一眼装模作样的喀西尼，心想，这家伙是明知故问。对付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单刀直入，令他没有回旋的余地。

“公使阁下出使我国多年，我们也没少打交道，想必对我的风格略知一二。我不愿兜圈子，有事直说，请公使阁下理解。几个月来，贵国连续派勘察队，擅入我境，在吉林、黑龙江等省进行勘察测绘，这是对我主权的公然侵犯。首先，我受命代表中国政府向俄国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

喀西尼心中暗想，抗议，抗议，自英国向你们输出鸦片以来，你们对列强

就抗议不断。若将抗议文本归拢起来够一部巨著了，有作用吗？这抗议是一般的也好，严正的也罢，都不过是弱国无奈的声音。喀西尼虽然这样想着，但无法回避恭亲王提出的问题。他矜持了一会儿，轻描淡写地说：

“亲王殿下言重了！俄中两个大国接壤有着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往日也常发生商人、猎户、游览者、边民等彼此越境之事，我们双方都本着友好的立场处理了……”

恭亲王冷眼看了一下喀西尼，截断了他的绕弯子。

“公使阁下不会不清楚，商人、猎户、边民等与政府派出的勘察队的区别吧。不能有意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混为一谈。现在我请你直接地回答，一个国家公然派出勘察队勘察他国领土，这算不算侵犯他国主权？”

喀西尼被恭亲王逼到了死角，不得不面对主权问题，可是他还不死心，极力想法辩解。

“从一般的意义说，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国勘察队入贵国勘察，没有侵权的意图，而是为了两个友好的邻邦建造相连铁路，进行必不可少的线路勘察。我国正在建造长达万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它的远东终端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寒冬将至，时间紧迫，故不能待北京发来护照。况且贵国为了开发国土的东北部，也必然要建造铁路，届时两国的铁路相连，对我们双方都是大有好处的。”

“建不建造西伯利亚铁路，那是你们的事。建不建造东三省铁路那是我们的事，何劳贵国操心？即使将来我们在此地建造铁路，又何须你们勘察呢？”

喀西尼语噎，已经坐立不安了还硬装镇静。恭亲王义正辞严地宣布：

“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今天召见贵国公使阁下，是要你转达我国政府就此事件向贵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并要求你们立即撤回非法进入我境的所有勘察队，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否则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我大清国一向本着睦邻友好的方针与贵国相处，也望贵国如此。”

喀西尼有些火气了。他没想到一向好欺负的清国外事官员，今天这样斩钉截铁，出语凛然，令他无从辩解。他只好耍赖了。

“我拒绝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这不是我个人对你的抗议和要求，是中国政府对俄国政府的抗议和要求。你作为使者，没有拒绝的权利，只有转达的义务！”

恭亲王奕訢话音一落就站起来了，这就意味召见结束。喀西尼无可奈何地离开。

俄国政府对这次召见如何反应留待后说，中国方面就先热闹起来了。首先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惧洋人物，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认为恭亲王不识时务，出语过于凌厉，得罪了俄国，惹了大祸。可是，两处的下级官员却欢呼雀跃，认为大清的要员终于挺起腰板来了。当翁同龢将这次召见的情况奏报给光绪帝时，光绪龙颜大悦。

“外务早就应当这样办！”

可是光绪还没有高兴多大一会儿呢，就传来了“老佛爷”的话：

“老而无度，不知深浅。”

当年恭亲王奕訢已经 64 岁了，“老佛爷”这话显然是针对他说的，然而，主张自强的光绪，听了很不舒服。

## 第二章

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接到喀西尼从北京发回的关于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的电函，扫了一眼就仰首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够了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抗议这个词时尚起来。我外交部一周收到的抗议，点着了足可以煮一壶咖啡了。”

站在一旁的秘书小心翼翼地问：

“阁下，怎么回复中国的抗议？”

“不理他！”

罗拔诺夫随手将喀西尼的电函扔在办公桌上。秘书习惯地拿过去准备登记存档了。当秘书转身要离去时，他叫住了她。

“给喀西尼公使发一封指示电，让他密切关注中国方面的反应，特别是慈禧太后的反应，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秘书离开后，罗拔诺夫坐在沙发椅上一边品着咖啡，一边思考着。与中国打交道的事，外交大臣管；要在中国东北部修筑铁路的事，则由财政大臣维特管，沙皇赋予他很大的权力。每当外交部与财政部的意见不一时，财政部总是占上风，这让罗拔诺夫很不舒服。

不舒服归不舒服，罗拔诺夫还不得不将喀西尼电函的内容通报给维特，因为这与修筑铁路有关。

罗拔诺夫喝过了一杯咖啡，又顺手在桌上的食盘里拿一块巧克力放在嘴里，让它慢慢地溶化。不知从何时起，俄国官员的办公室里不仅有办公桌椅，还有茶桌椅。茶桌上放着俄式的茶炉、茶具、咖啡具及食盘。食盘里通常放着糖果、巧克力、饼干什么的。有客人来访就顺便招待，平时也就是官员自用。所以，俄国官员即便是在家不用早餐，上班也是饿不着渴不着的。

罗拔诺夫口中的巧克力完全溶化了，秘书小姐走进来报告，给喀西尼的指示电文已拟好，请他过目。罗拔诺夫看了一下，在上面签了字。在他签字的工夫，秘书早就准备好了一杯凉茶，供部长大人清漱口。

罗拔诺夫接过秘书递上的茶杯，说了声“谢谢”后，抿了一口茶，觉得口里清爽了，就吩咐秘书。

“接通财政部维特部长的电话。”

秘书拿起话筒摇通维特的电话，恭敬地将话筒递给罗拔诺夫。

罗拔诺夫将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喀西尼的情况和抗议内容通报给了维特。维特也向罗拔诺夫通报，他将在近日以私人的身份，约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谈借地修路之事。

罗拔诺夫放下电话，心里好不是滋味。

虽然维特说他以私人的身份约许景澄，但许景澄毕竟是驻俄使节，理由由外交部安排他们会见。维特抛开了外交部直接约见外国公使，这是明显的越权行为，但他又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的维特正如日中天，深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任。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敖德萨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政界，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铁路司司长，交通大臣，两年前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上任后，他在财政政策、税收和铁路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效显著，成为大臣中的佼佼者。维特又天性好胜，不怕权大事多，所以在各部间越权的事时有发生，摩擦也不断。他越过外交部超权约见许景澄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特虽然不是外交大臣，但对主要国家的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公使都有所了解，尤其是对中国公使许景澄印象更为深刻。

最初是许景澄的特殊身份和头衔，引起了他的兴趣。许景澄现在不仅是中国驻俄公使，同时也是驻德国、奥地利、荷兰的公使，此前还曾同时是驻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五国公使，这在外交官中是十分罕见的。

维特在好几种场合曾与许景澄有过接触。许景澄的风度、修养、学识、经验和对欧洲各国的了解，令维特不能不高看一眼。他曾经问过熟悉中国情况的下属：

“进士是什么样的学历等级或学衔等级？是大学毕业？博士？教授？”

“不，比这些还要显赫！考进士，有时还是皇帝亲自出题呢！确定谁是前几名也得皇帝御批。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大学问的人吧！”

许景澄的大学问和外交家的风度，维特也算领教过。那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准备拉着德国、法国出面干涉，压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当他与罗拔诺夫把三国将要采取的行动告知许景澄时，许景澄并未有多少惊喜，更没有感激涕零。几句简洁的话，就把远东的形势，列强间的关系，各自想要获得的利益，可能采取的手段，剖析得淋漓尽致。好像那时他就预感到